

“战士诗人”陈灿诗集首发,著名作家写来序言

感情里始终有颗上膛的子弹

摘自诗集《士兵花名册》序

今天下午2点,在杭州图书馆一楼读者交流区,有一场“战士的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诗歌朗诵会”,“战士诗人”陈灿新诗集《士兵花名册》现场隆重首发。

上世纪80年代,陈灿以裹挟着浓烈硝烟味的战地军旅诗步入诗坛。三十多年来,他在猫耳洞写诗,在病床上写诗,在大学的校园里写诗,在繁杂的公务和公文间隔里寻找诗的语言……“对诗,最初可能是一种喜欢,而现在却是我生活的一种方式甚至是安慰灵魂的一种仪式。”写诗成为陈灿的日常,而且他说:“我写诗不是为了把文字分行,而是为了将走远的人一个一个拉近。”

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士兵花名册》收录了陈灿近年的新作——这是一首英雄赞歌,也是诗人战后一直走在怀念之中,深情谱写出的英雄挽歌。



是情感的激荡 是思考的成果

金炳华

我和陈灿同志认识,是2011年秋,当时我们中央第六地方巡视组去浙江,陈灿同志是浙江省纪委派给巡视组的联络员。他个头不高,很敦实的样子,话少,谦逊,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有一天晚饭后,在驻地散步谈到文学创作时,他对我说也喜欢写诗。这时我虽然已经离开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岗位,但依然关注文学事业发展,对年轻同志,特别是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的同志,更多一份关心。我很高兴,就说有作品送我欣赏下。于是他送来新出版的诗集《抚摸远去的声音》。

草绿色的封面,透出青春的活力气息。读了他的诗才知道,陈灿同志参加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山防御作战,身负重伤,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多。但无论在前线猫耳洞,随时准备为国牺牲,还是经受着伤痛的巨大煎熬,陈灿同志始终没有放弃对诗歌、对文学的由衷热爱。在前线没有纸,就写在香烟包装纸上;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就口述,让护士记录。他的诗,在前沿阵地上传看,给战友提

振战斗的勇气,在后方医院里传诵,鼓舞战友们战胜伤病,重回保家卫国的前线。当他刚能下床时,就拄着双拐,给一同养伤的战友朗诵《双拐》,把腋下的双拐赞美为人生河流中的双桨,在医院里引起了强烈反响。2012年,在杭州举行的“战士诗人陈灿诗歌研讨会”上,陈灿同志又一次朗诵了这首诗,我和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

经过七百多天的艰难治疗,甚至把腰间的骨头取下补到腿上,陈灿同志奇迹般地痊愈了。他走进了杭州大学中文系,成为当时杭州大学校园里唯一一名穿着军装的大学生。部队转业后,到浙江省委部门工作,经历过多个重要岗位,工作成绩突出。在繁忙工作之余,陈灿同志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笔耕不辍,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多次获得各类奖项,被评为杭州市年度优秀作家。他还到中国作协所属的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交流,把自己战斗、工作、生活的经历和体会与其他作家朋友分享。

虽然老山作战已过去三十多年,但那段烽火连天的日子,永远留驻在陈灿同志的心里。近年来,他数次重返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缅怀牺牲的战友,考察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在反复回忆、思考、体验已经逝去的战斗生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些情感的激荡和思考的成果,陈灿同志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集成了这本《士兵花名册》。这比在猫耳洞里小战士的“急就章”,又深刻了许多。

陈灿同志是以军旅诗步入诗坛的。他的诗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反映了一个“战士诗人”的崇高使命和强烈的责任感。读了他的诗给人以催人奋进、奋发向上的一种力量。同时,也是在诗歌艺术上努力探索追求的佳作。诗歌的韵律节奏、形象塑造、氛围营造等方式手法的运用都较为纯熟,和主题思想相映生辉,努力把主旋律内涵与现代艺术创作相结合,殊为不易。

(金炳华,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党组书记)

诗人握着的不是笔,而是把自己的灵魂捧在手上

李存葆

由于种种原因,我这些年接触新诗还是有限的。

看了“战士诗人”陈灿的诗,还是给我带来一些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作为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我为部队培养出这样一位战友而感到高兴。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都喜爱文学,更为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脱下了军装,但依然保持着军人的情怀,而且笔下始终书写反映军旅生活的作品,一直为军队、为战友倾注着他的情感。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都拥有着共同的对那场战争的情感注入。所以,正如陈灿自己所讲的,他虽脱下了军装,但他脱不下军人的情结……这些,都是我愿意为《士兵花名册》说几句话的理由。

据说他们到前线在临上阵前,看的是根据我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编的电影,许多战友哭得稀里哗啦。这一点我能理解。这不是我们的战士不够坚强,实际上,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参战前就已经看过这部电影或小说了。但作为一般的观众和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看这部作品,那种感受是大不一样的。所以,虽然自古以来写战争的诗篇有许多,而在众多关于战争体裁的诗篇中,真正出自参加过战、又是写战争诗的诗人的作品并不

多,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在这篇文字里,本来我不想也不能对他的诗句作过多的主观评价,但当读了《一个士兵留下什么》《这样一群人》《出征酒》《出征的人》,还有《士兵花名册》《搬遗体》《一块头盖骨》等诗作时,给人所带来的视觉与情感冲击,是我始料不及的,仿佛一个新兵初入阵地便被枪林弹雨铺天盖地劈头盖脸《落下来落下来》……我觉得,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对新诗有限的阅读中,我所能读到的一个参加过战争的士兵所创作的关于那场战事的最让人怦然心动的一部诗集。读他的作品,没有当今诗坛存在的浮华与虚假。

更可贵的是,从他前后跨度三十余年的诗作中,几乎每一首都饱含着一个军人的至深大爱、家国情怀,即使为数不多的抒发个人情感的小诗,也写得如此鲜活、激情饱满、令人震撼。抛开他出色的诗才,这都是一个真正经历过血与火考验过的战士,对国家、对亲人、对生活、对美的独特心领与神悟。这也是一部参战士兵的个人心灵史。每一行诗句中都能够读出诗人饱蘸着激情、热血与大爱的大气抒怀。你仿佛看到诗人手中握着的不是笔,而是把自己的灵魂捧在手上;那纸上游动的文字,仿佛是一个个“碎了的名字”,真得被

诗人喊了起来,在诗句中闪动着惊异的目光,似在追问,又充满渴望、期待与感激。

但凡有过从军经历的人,一生中或多或少留存着军人的印记。而作为一个参加过战的老兵,在他的生命中,这一种经历应该是更加刻骨铭心。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曾经穿过十几年军装,现在脱下军装十几年,但军人的情结无法随着军装一同脱下,“感情里始终有一颗上了膛的子弹”。诗人怀着对国家的赤子之心,对军队的血肉情缘,对战友的一往情深,对故土的至深爱恋,都用诗歌的方式表达出了无限敬意。如果说,我那部作品是我当年作为小说家,用小说的形式献给那些牺牲战友的花环,那么,我认为陈灿这部诗集《士兵花名册》,是继小说、影视等文学形式之后,一位亲历过战争的“战士诗人”,献给他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一份诗的花环。

(李存葆,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少将军衔,著有《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大河遗梦》等)

本版文字有删减,标题为编者加